# 傷寒論淺注補正

#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上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愚 元犀靈石　仝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 辨太陽病脈證篇

補曰太陽者天之巨陽也彌綸萬物只此陽氣而已矣然其氣雖充塞於太虛而實發於地下之水中大地惟水最多因其水多是以化氣極多而能充塞萬物也西洋化學知氣生於水於是於以火煎水而取氣以運輪機是即氣生於水之一驗也但西法必用火煎水出於人功而天氣之發於

水中者則不用火煎只以日氣下交日晝行天則光交於水日夜行地下則光透入水是以水被薰蒸而化爲氣騰出地上則爲天陽之氣與西法之以火煎水取氣無異知此則知天陽之氣發於地下水中也人身應之而有太陽膀胱寒水之府以司人周身之水稱爲寒水以水之本性原寒而又名爲太陽經者以水中化氣上行外達則又爲衛外之巨陽故稱太陽經焉此氣不自化實借心火下交於水乃蒸而爲氣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天日下交而大地之水皆化氣上騰心火下交而膀胱之水亦化氣上達心火之所以能下交者則以小腸爲心之府導心火下交於膀胱也近說膀胱有上

口無下口。非也。內經明言下焦當膀胱上口．近人不知三焦。實有其物．焦古作膲．即人身之油膜．西醫名爲連網．乃行水之路道．內經所謂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蓋水之路道．全在三焦油膜之中．凡人飲水入胃．胃之通體。有微絲管．將水散出。走入油膜．其能散者．肺氣布之也．故肺爲水之上源．水散入油膜．走入膀胱．其水未散盡者．至小腸中．又有微絲管．將水盡散出．走下焦．以入膀胱．膀胱上口．即在下焦連網之中．此皆下行之水。未化爲氣者也．必待心火下交．乃化爲氣．心有管通肺．凡人鼻中吸入天陽之氣．從肺歷心。引心火．循脊入腎系．由腎系入連網。以布達小腸．凡水之在連網中．

及出小腸而入連網者皆被火蒸之而化爲氣其化之不盡者則滲入膀胱膀胱之底是爲氣海又名血室乃油膜中一大夾室凡人吸入之氣從肺歷心引心火下入腎系直走連網抵氣海血室之中薰蒸膀胱之水皆化爲氣透出於氣海循油膜上胸膈以達於喉是爲呼出之氣其從油膜四達者則走肌肉出皮毛是爲衛外之氣此小腸與膀胱所以化氣衛外而統稱爲太陽經也其經行身之背有如天之赤道陽氣循行之路也其氣由內之油膜透出肌肉由肌肉透出皮毛其上行者由油網透胸膈達喉鼻喉鼻皮毛皆肺所司故太陽之氣上合於肺皮毛內之肥肉名爲肌肉肥肉裹瘦肉

外夾縫中之油網名腠理。以其有紋理也。腠理即三焦之所司。以其從內油網透出而生此膜。腠外與內油網同是一物。故皆屬三焦。由腠理入瘦肉。即與筋連。筋亦連內之油網。而內油膜歸即三焦之府也。油網不利。則水道不通。膜膈滯塞則胸前痞結。循油網入胃小腸爲入府。循油網入血室入膀胱均爲入府。循油網入心肝包絡。則爲入臟。人必知小腸膀胱交通之故。又必知心腎水火相蒸之理。尤必知兩腑兩臟。其連絡全在三焦。三焦即是油膜。其根發於腎系。其上歸結爲心包。悉知乎此。乃可以讀太陽篇。此說參之西法。證以內經與仲景書。字字符合。幸勿疑有杜撰也。

太陽主人身最外一層有經之爲病有氣之爲病主乎外。則脈血絡之浮何以謂經。內經云。太陽之脈連風府。上頭項。挾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爲病。頭項強痛何以謂氣。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其病有因風而始惡寒者。有不因風而自惡寒者。雖有微甚。而總不離乎惡寒。蓋人周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外衛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

此言太陽之爲病總提大綱

〔補曰〕太陽主外。則脈應之而浮。然脈何故要應之。此理須透。乃知仲景一切脈法。蓋脈爲血脈。西洋醫名爲血管。內經名爲營血脈管之外。皆是網膜。內經名腠理。爲衛氣往來之所。故診脈有單論脈管者。細大澀。皆脈管所主也。有單論氣分者。浮沉緊。皆氣分所主也。脈管只在腠理膜油之中。若衛氣伏內。則脈管往內而沉。衛氣鼓出。則脈管往外而升。緊

者脈管外之衛氣。有所裹束。不得舒散。故約束而緊。此節脈浮正見外感在皮膚則內之衛氣。往外迫湊。遂將脈管鼓動而浮出於外也。辨脈能知氣在脈外。血在脈中。脈之動根於心。而氣之原生於下。於仲景一切脈法。自然貫通。

太陽脈浮。頭項綜稱之病若得病而即見發熱風為陽邪。其性迅速。即且見汗出風干肌腠。而外不固也。惡寒之微。見風始惡。而惡惡風風性散漫。於浮脈之中而變其意緩者。此病名為中風。其名為中。奈何。蓋以風者。善行而數變。由毫毛直入於肌膚。如矢石之中人也。

此論風中太陽之肌腠之表。半步登於。其陽邪與太陽之標陽。兩陽相從之為病。重在發熱二字。

[正] 曰 風為陽邪。非也。序例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使果風為陽邪。何得復用桂枝湯以助其陽哉。蓋風在六氣屬厥

陰經吾於厥陰已詳之風之與寒不得以陰陽二字截分之也惟寒則傷衛氣閉束故脈緊風則傷營營血受傷則血脈弱而其動緩故脈緩論詳桂枝湯證下讀者勿守成無已風傷衛之說又勿以風專爲陽邪而致與桂枝湯自相矛盾也

太陽證詳頭項強痛之病中風外又有陰邪之證其邪閉其人陽氣鬱者即時或已發熱其邪淺其人陽氣盛者其時或未發熱然已發未發雖曰不同而於其先見之時可以斷其必然者一在惡寒以傷寒必惡寒無風時亦覺其寒非若惡風者有風時始覺其定也一在體痛以寒邪外束傷太陽通身之氣也一在嘔逆以寒邪內侵其氣不納也其脈陰尺陽寸俱緊者以太陽本寒而加以外寒兩寒之氣於經中故也此非太陽中風而最名之曰傷寒其名爲傷寒何以屬表第一層而受指傷也

此論寒傷太陽之膚表受寒轉步變化寒陰邪也太陽之本氣陰兩陰合和之爲病重在惡寒二字

人之皆傷寒曰動曰寒經其所以然之理雖習也有正傳有邪傳有陰陽表寒之氣不傳有六經遞貫之氣相傳請以太陽表裏之氣相傳者言之傷寒

日。太陽之氣受之。然太陽與少陰相表裏，脈若安靜而不數急者，為止在太陽而不傳於少陰也。頗欲吐者，即少陰欲吐不吐之見證。若繁見足少陰之躁，手少陰之煩。診其脈數急而不安靜者，這病太陽之氣中見少陰之化，為傳也。傷寒如此，中風亦然。

又以六經之氣相傳言之，傷寒二日當陽明主氣之期，三日。當少陽主氣之期，陽明之身熱自汗，不惡寒反惡熱之外證，不見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之外證不見者。為氣之相傳而病不與氣俱傳也。傷寒如此，中風可知矣。二經如此，他經可知矣。

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裏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且夫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即發者，內經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為伏邪蘊釀成熱，邪自內出，其證脈浮，頭項強痛，故亦謂之太陽病，但初起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須於中風傷寒之外，區別為溫病。治宜寒涼以解散，順其性以導之，如麻杏甘石湯之類。若無頭項強痛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寒之證，是太陽底面少陰為病，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是也。如心中煩不得眠者，黃連阿膠湯主之。相

經者陽盛陰虛之人，周身之經絡，渾是熱氣布護，治法只宜求之太陽署之表，陽明署之裏，如所云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

（入參湯主之。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之類。切不可用辛溫以發汗。）若（醫者誤用辛溫。溫之則汗之。其內蘊之熱。得辛溫而益盛。不特汗後身不涼靜。而且）發汗已。身（反）灼熱者。（是溫病誤用風藥所致。遂變重證。）名曰風溫。風溫之為病。（若何。）

（其）脈陰（尺）陽（寸）俱浮。（其證）自汗出。（此為太陽中風之本象。而尤可患者。全風出。少陰之危象。腎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故神昏而）多眠睡。（鼻）息必鼾。（為腎熱而壅塞於肺。）語言難出。（為腎熱而壅於心。以腎脈上連心肺耶。）若

被（誤）下者。（津液竭於下。而）小便不利。（津液竭於上。則目系緊急。所以）直視。（且既竭之後。腎氣將絕。不能約太陽之氣而）失溲。（危乎危乎。）若（更）被火（炙或燒針）者。（以熱攻熱。腎敗而現出克攻之象。）微（則皮膚）發黃色。（為土剋水。）劇則（熱亢攻心。）如驚癇（熱極生風）時瘈瘲。（其皮膚不止黃黑。竟）若火熏之（現出黃中帶黑之色。是被下後一逆。被火為再逆。）

一逆尚（可）引日。再逆（則）促（其）命期。（據而言之。凡服一切消導之藥。曾犯誤下之禁。凡服一切辛熱之藥。曾犯誤火之禁。醫者其可不慎哉。）

此言太陽病中。有溫病。誤治即變為風溫也。

〔補〕曰。後世溫熱各書。皆謂仲景只論傷寒。不論溫熱。不知仲景開章。先以風寒溫三者爲提綱。而以下分經用藥。只言某經某證。當用某藥。而並不辨其爲風爲寒爲溫。蓋仲景已將三者爲提綱。而三者變見諸證。但歸某經見某證。即用某藥。雖三者來歷不同。而歸經則一。誰謂仲景六篇無溫熱證哉。至於疫癘。從口鼻入。治法自有小異。然其見各經之證。仍當按經治之。觀近代瘟疫論。何嘗出仲景範圍哉。甚矣六經立法。誠萬病之隱括也。今人讀仲景此段。多視爲借賓定主之文。謂仲景此段撇去溫病。以後乃單論傷寒。不知仲景此段與上文傷寒中風爲三大綱。讀者當會其意也。

吾鄉孝廉林華亭曰瘟疫自吳又可後疊出專書謂與傷寒不同以傷寒從皮毛入瘟疫從口鼻入今必將溫疫一門納入傷寒論中與近日各書不合不知刪去此條以免滋議余以其說近理便擬刪削嗣經鄧雲航閱至此條大聲疾呼曰吾素疑仲景傷寒論已將溫疫賅括此處提出溫病與風寒鼎峙而三細玩文法並非閒文實則三大綱也其後乃立麻黃湯爲治寒專方桂枝湯爲治風專方麻杏石膏湯爲治風溫之專方其餘變見諸證不分來路只論見證遞證用藥直切了當而風寒溫無不賅舉矣或疑瘟疫要方如安宮牛黃丸羚羊犀角等皆非傷寒論所有故謂傷寒溫疫各有不同

也。不知牛黃難得之物，犀角羚羊。遠物難得。聖方平易。不取珍異。安得以仲景方中無犀羚牛黃。遂疑其不賅溫症哉。且安宮牛黃丸，即黃連阿膠湯意也。羚羊犀角清溫湯。即白虎湯意也。雙解散通聖散。即大柴胡湯意也。涼膈散。大清涼散亦只是三承氣湯之意，或多加數味，或別出巧思，如紫雪丹等，亦只是竹葉石膏湯。柴胡加芒硝湯增減變化，仍不外乎聖法也，又或以爲溫疫從口鼻入。傷寒從皮毛入不可強同。然觀仲景傷寒論。無從皮毛入之文。其曰從皮毛入者，後人讀仲景書。見其發熱惡寒。知爲從皮毛入也。獨於此節，不知仲景已寓從口鼻入之義。蓋仲景曰發熱，則指明邪在肌肉。

曰渴、即指明在口中曰。不惡寒、即、指明不在皮毛也然則發熱而渴、不惡寒、此數字、已顯見邪不在皮毛矣。仲景因自解之曰。此爲溫病、是明指冬不藏精、冬傷於寒。伏氣所致。以及從口鼻入。凡是熱由內發者、皆以爲溫病。三字括之矣。此溫熱之真面目。不由外至者也。其有本非溫病因傷外感醫者不得治法、致於發汗已後。變成熱證者、此非溫之本證。乃風溫也一個風字、以見不是正溫病、乃因外感風寒、誤汗之變證名曰風溫、則知上文所謂溫病者、是不由外感皮毛而得矣。仲景文法迴環、已將溫之來歷路出。而由伏氣發、由口鼻入之理皆在言外今補註將溫證看通幸勿刪削余以雲航

此言為是因並存之。（太陽寒而，即是少陰，治太陽之病，即宜預顧少陰，二經標本寒熱不同，醫者必先了然於心，然後絲絲入扣，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以寒為本，以熱為標也，又云，少陰之上，君火主之，以寒為標也。）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太陽（太陽之標）也。無熱惡寒者。發於少陰（少陰之標）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一節。提陰陽寒熱標本之大綱。並按陰陽之數。以定病愈之期而言。手足標本之異。手之太陽。其標熱也。與手少陰為表裏。發熱惡寒。發於手太陽之標陽也。足之太陽。其本寒也。與足少陰為表裏。無熱惡寒。發於足少陰之標陽也。

（何以謂發於陽者七日愈。請習其所以愈之故。如）太陽病頭痛（等證）。至七日以上（應奇數而）自愈者。以

太陽病自行其本經已盡七日之數故也。若未愈欲作再經者。陽明受之宜針足陽明。足三里穴以泄其邪使經不傳則愈。推之發於陰者六日愈亦可比例得其旨矣

此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期。又提出行其經三字謂自行其本經。與傳經不同。由盡傷寒之變幻。六經皆有行有傳。舉太陽以為例。

察陰陽之數既可推其病愈之日而六經之病欲解亦可於其所旺時推測而知之太陽病欲解之時大抵從巳至未上。者以巳午二時日中而陽氣之所主邪欲退正欲復得天氣之助值旺時而解矣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時。以見天之六淫能傷人之正氣而天之十二時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邪解後未全暢快曰寅症曰少愈皆可以不了了三字該之風陽邪也如太陽中風家。七日陽得奇數邪氣從表而解然雖解而邪除不

了了淨盡者。從過五日，五日爲一候，五臟元氣始充，合共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推之於陽陰從，如發於陰之病，六日陰得偶數而解，既解而不了了者，亦須復過一候，大抵十一日而愈矣。若誤治，又不在此例。

此一節承上文言既愈之後而定以全愈之期也。醫家辨證，開口一言太陽，隨目即在少陰。須知太陽標熱而本寒，少陰標寒而本熱。太陽之標，即少陰之本；少陰之本，即太陽之標。上章以發熱無熱言，猶未暢明其義，茲請再申之。爲辨太陽之證者，辨到太陽之根。病人身大熱，爲太陽之標熱在外，而反欲得近衣者。爲少陰之標寒在內，是熱在太陽所主之皮膚，寒在少陰所主之骨髓也。身之寒熱不足憑，必以骨髓之寒熱爲主。陽根於陰，而合首不可不深明此理也。

此一章承前章陰陽寒熱標本之旨，深一層立論。（上章言其所惡，此章言其所欲，皆探其病情。程郊倩云：陰陽順逆之理，在天地徵之於氣者，在人身即協之於情。情則無假，合之

前三章。彼爲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救治之法，須辨證以立方，先以太陽首，太陽中風，風爲陽邪，而中於肌腠，其脈陽寸浮而陰尺弱，陽浮者。風勢迅發，不待閉鬱，而熱自發，陰弱者，津液因泄，不持護營而汗自出。而且嗇嗇歛閉之狀而惡寒，淅淅欲開之狀而惡風，翕翕難開難合之狀而發熱，陽邪上壅而鼻鳴、陽邪上逆而乾嘔者。中風服邪，於嘔無疑，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風中太陽之肌腠，立方以救治也，

〔補曰〕寸陽浮，則主衛陽外越，故熱自發。尺陰弱，則主營血受傷，營爲衛之守，營不守衛，故衛氣外泄，而自汗出，成無已註，以爲風傷衛。寒傷營。非也，豈寒當傷衛，風當傷營，何以言寒當傷衛哉。寒者太陽之本氣也。太陽之陽，發於至陰。而

充於皮毛。是皮毛一層。衛所居也。衛陽虛招外寒。則寒傷衛。而皮毛閉塞。故無汗。何以言風傷營哉。風在六氣屬厥陰肝木。厥陰主營血。血虛則招外風。故風傷營。營血雖與衛氣偕行。而究之皮毛一層。爲衛所司。肌肉一層。爲營所宅。故風傷營。則歸於肌肉中。而營不守衛。是以衛氣漏出爲汗。況無汗用麻黃。明是治衛氣之藥。有汗用桂枝。明是和營血之藥。註家亦何得混亂哉。又原文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此三句是三層。淺註尚欠分明。蓋嗇嗇惡寒。是言皮毛一層。自汗皮毛閉。故遇寒則欲閉。而作嗇嗇之狀。因皮毛間衛氣無守。故惡寒也。淅淅惡風。是言肌肉一層。汗既漏出。如淅米之

狀。故曰淅淅風來乘之。直入肌肉。則營血受傷。故惡風也。翕翕發熱。是言腠理一層。腠理在肥肉之內。瘦肉之外。夾縫中有紋理。故名腠理。邪在肌肉營分之中。而衛氣從腠理透出。與營分合。則相併作熱。故曰翕翕發熱。鼻鳴者。腠理之氣不外達。則內壅於鼻。而息有聲。乾嘔者。腠理屬三焦。三焦之氣不能透出腠理。則逆入胃中而嘔。是以乾嘔本少陽證。而桂枝證中。亦有此者。因亦連及三焦故也。究竟其邪。只在肌肉中。故不必治腠理。亦不必治皮毛。但用桂枝湯解肌。而皮毛腠理之邪自解。淺註未能分晰。則於麻桂二證之分別。與少陽乾嘔之相同。不能通體透徹。於仲景書一間未達矣。

##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黏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蔚 按」桂枝辛溫湯也。芍藥苦平陰供。桂枝又得生薑之辛。同氣相求。可恃之以調周身之陽氣。芍藥而得大棗甘草之甘苦。合化。可恃之以滋周身之陰液。師取大補陰陽之品。養其汗源。爲勝邪之本。又啜粥以助之。取水穀之津以爲汗。汗後毫不受傷。所謂立身於不敗之地。以圖萬全也。

「補 曰」陳修園以手太陽小腸經從足膀胱之化統稱寒水。幾謂太陽氣化無關於小腸矣。不知但有膀胱之水。而無小腸之火。則水不化氣。何以成其太陽之功用哉。吾於總論已言小腸導心火。下交膀胱蒸動水氣之理。茲復言曰膀胱主水主氣。屬衛分。小腸主火主血。屬營分。營生於心。藏於肝。而導之者小腸也。心火生營血。循包絡下入肝膈。散走連網。而及小腸。小腸通體全生於連網之上。小腸者心之府。而連網者。肝膈相連者也。小腸宣心之陽。從連網肝膈之中。而外

達腠理。又外達肌肉是爲營氣與衛氣合。以成其爲太陽之功用。故邪在營分。用甘棗補脾。從脾之膏油外達以托肌肉之邪。用白芍行肝血。從肝膈透連網而外達肌肉。以行營血之滯。用生薑宣三焦少陽之氣。從連網達腠理。以散外邪。而尤重在桂枝一味。能宣心陽。從小腸連網。以達於外。使營血充於肌肉間。而邪不得留也。然則此方。正是和肌肉。治營血之方。正是小腸血分之方。若不知水火合化之理。則此方之根源不明也。

桂枝湯調陰陽。和營衛。爲太陽中風之主方。而其功用不止此也。凡中風傷寒雜病。審係太陽之爲病。醫者必於頭痛發熱等公同證中。認出汗出一證爲大主腦。汗出則毛竅空虛。亦因而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不必問其爲中風傷寒雜病也。第審其汗出斯

用之無有不當矣。

此一節承上節而推廣桂枝湯之用。

[補曰]淺註言凡中風傷寒雜病。又曰。不問其為中風傷寒雜症。但見此病。即用此方。將仲景立方之通例。於此揭出眞善讀仲景書者。仲景全書皆作如是觀。

雖然病在太陽之肌腠。桂枝湯誠為切當。若太陽經輸之病專用桂枝湯原方。恐未能絲絲入扣。內經云邪入於輸。腰脊乃強。蓋太陽之經輸在背。太陽病。項背不舒而強如短羽之鳥欲飛而不能飛。其狀几几是邪入太陽之經輸出。夫邪之中入始於皮毛。次及肌絡。次及經輸。今者邪入經輸。則經輸實而皮毛虛。故反汗出。而惡風視桂枝證同而不同。者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蔓似絡。領桂枝直入肌絡之內。而還出於肌膚之外者。不能捷效。必以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經輸之證。亦承上節。推廣桂枝湯之用。而不

泥其方。

桂枝加葛根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葛根四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須啜粥。餘如桂枝將息。及禁忌法。

〔張令韶曰〕桂枝湯解肌。加葛根以宣通經絡之氣。蓋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蔓似絡。故能同桂枝。直入肌絡之內。而外達於膚表也。

〔正　曰〕淺註云項背強反汗出是經輸實而皮毛虛。然下文葛根湯之項背強。亦是經輸實何以反無汗而皮毛並不虛哉。觀葛根湯證之經輸實為皮毛不虛則知桂枝加葛根

證之皮毛虛並非因經輸實所致矣。蓋皮毛肌肉是指周身言。經輸是太陽經脈則專指項背言。故有邪在皮毛。而不入經輸者。爲麻黃證若兼入經輸則是葛根湯證也。有邪在肌肉。而不入經輸者。爲桂枝證若兼經輸則是桂枝加葛根湯證也。然則皮毛虛。皮毛實。皆有邪入經輸者。淺註解入經輸則皮毛虛。與葛根湯證相矛盾矣。又解葛根爲入肌絡不知絡者經脈之支也經脈直上下行太陽經直行在背故有項背强之證若夫絡脈則横行周身。凡各經之經脈皆直行。各經之絡脈皆横行絡脈既横行安有項背直强之證哉。今解葛根藤蔓似絡而入肌絡與項背强不合蓋葛根其藤最長。

其根入土最深。吸引土下黃泉之水氣。以上達於藤。有如太陽經引膀胱水之中陽氣。以上達於經脈也。人必知水中之陽化氣上行。而為太陽經。乃知葛根能引土下之水。上貫其藤。即與太陽化氣上行。其理更無以異。故仲景用葛根入走經脈。而註云入肌絡。不免稍差。

桂枝湯為肌腠之主方。邪在肌腠。既可於汗出等。王面看出。亦可於[illegible]苦後。反面當出。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而下陷矣。若不下陷。直其氣貫上衝者。是不因下而內陷。仍在於肌腠之間。可與桂枝湯。方用前。啜稀粥溫覆微取汗。法。從肌腠外出而愈矣。若不上衝者。邪已內陷。不在肌腠之中。桂枝不可與之。

此一節承上節。以起下文五節之意。

一張令韶曰。經云太陽根於至陰。是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

於胸膈。由胸膈而出肌腠。由肌腠而達於皮毛。外行於三陽。內行於三陰。氣從此而出入。邪亦從此而出入。師所謂其氣者。指此而言也。讀者知正氣之出入如此。則邪氣之出入亦如此。則於此道知過半矣。所以傷寒言邪即言正。而言正即可以識邪。

按讀熟此註。方知論中經氣傳行。及一日二日三日五六日等。皆是眼目。

然而不可與者。又不止此。太陽病三日。已三陽為盡。發汗。則肌表之寒邪自解。若吐。則中膈之邪當解。若下。則陽明胃之邪當解。若溫針。則經脈之邪當解。當解而仍不解者。此為醫者誤治。壞病。壞病不關肌腠。故桂枝湯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或隨其發汗之逆。或犯其吐下溫針之逆。分各證而救治之。

可也。

此一節承上節。言病不關於肌腠者。桂枝湯用之而不當。且更有必不可與者。不得不重爲叮嚀。桂枝湯本爲解肌。與麻黃湯之爲發表之劑迥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從膚表而直入肌腠。則肌腠實而膚表虛。所以脈浮緩。汗自出。不曰傷。而曰中也。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明明邪在膚表。不在肌腠。不可與也。蓋矣苟桂枝湯爲不汗出之大禁。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一節。承上節分別桂枝。本爲解肌。大殊發表之劑。重爲叮嚀。

桂枝本爲解肌。以汗自出爲據。然亦有不可固執者。若酒客病。濕熱蘊於內。其無病時。熱氣蒸蒸。固多汗出。及其病也。脈緩汗出可知矣。然其病却不在肌腠之內。故不可與桂枝湯。若誤與之。得此湯以助濕熱。且甘能壅滿。則爲嘔。蓋以酒客好苦而不喜甘故也。推之不必酒客。凡素患濕熱之病者。皆可作酒客觀也。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爲解肌句。言濕熱之自汗不爲肌腠之病。又當分別。

桂枝本爲解肌。若喘則爲邪拒於表。表氣不通。而作。宜麻黃而不宜桂枝矣。然亦有桂枝證悉具。惟喘之一證不同。當知是平日素有喘之人。名曰喘家。喘雖愈。而得病。又作。審係桂枝證。亦不可專用。桂枝湯。宜加厚朴從脾而輸其氣。杏子從肺以利其氣。佳。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爲解肌句。言喘不盡由於肌腠之病。不可專用桂枝湯。

得湯則嘔。請申其義。凡不當服桂枝湯而服之。不但嘔。而且吐者。以其人內有濕熱。又以桂枝湯之辛熱以助其熱。兩熱相衝。反能涌越。熱勢所逼。致傷陽絡。其後必吐濃血也。

此一節申明前一節得湯則嘔之義。序例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此也。

太陽病（因當汗之。若不取微似有汗。爲）發汗。（太過。）遂漏不止。（前云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故）其人惡風。（猶然不去。汗過於表。津竭於裏。故）小便難。四肢（爲諸陽之本。不得陽氣以榮之。故）微急。（且至）難以屈伸者。（此因大汗以亡陽。亡陽以脫液。必以）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固陽卽所以止汗。止汗卽所以救液。其理微矣。）

一正曰。此小便難。是膀胱之水寒結也。與五苓散之水結相似。故五苓用桂以溫之。而此方更加附子。正所以溫水散結。淺註解小便難。爲津液竭。不知下文所謂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者。乃爲津液竭。此節正是陽旦證。此桂枝加附子。卽是陽旦湯。正是招補亡陽。非救其陰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亦是諸寒收引。故當用桂枝附子。與下文兩脛拘急者不同。下文兩脛拘急。是陰液不養其筋。故用白芍甘草湯。觀

下文證象陽旦者。爲陰液竭。卽知此節。是陽氣亡。非陰液竭也。互勘自明。註家幸勿牽混。

此章凡九節。承上數章。言太陽證之變動不居。桂枝湯之泛應不窮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八節。論太陽之氣。可出可入。可內可外。外行於陽。內行於陰。出而皮膚。入而肌腠。經絡。無非太陽之所操縱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卽桂枝湯原方。加附子一枚炮。

（男元犀按）太陽之病。卽是少陰。太陽病。本宜發汗。發之太過。而爲漏不止。必用附子以固之。甚至厥冒。必用四逆輩以救之。若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汗出過多。脫液。尚存腎中之眞陽未亡。只用附子大補少陰之氣。桂枝湯爲太陽之藥。令陰交於陽。則漏止。漏止則液不外脫。而諸證可俱除矣。

（正　曰）令陰交於陽是空話。不着實小便難是水結與五苓散之寒水內結一例。惡風是汗出淋漓邪反不去四支微急難以屈伸是諸寒收引拘急也故方用桂附以振陽氣。解肢體爲散寒溫水止漏汗之法。淺註解爲脫液求深而反有未合。

不但誤汗而陽亡於外。設若誤下。亦致陽衰於內。太陽之氣。由胸而出入者太陽病。誤下之後。陽衰不能出入於外內。以致外內之氣。不相交接。其脈數中一止。其名爲促。氣滯於胸而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蓋桂枝湯爲太陽神方。調和其氣使出入外內又恐芍藥之苦寒。以緩其出入之勢。若脈下見促。而見微。身復惡寒者。爲陽虛已極。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恐薑桂之力微。必助之附子而後可。

上節言誤汗而陽亡於外此節誤下。而陽衰於內。其方只一

二味出入。主治判然。

按陽亡於外。宜引其陽以內入。芍藥在所必用。陽衰於內。宜振其陽以自立。芍藥則大非所宜也。

桂枝去芍藥湯方　即桂枝湯原方去芍藥。

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即前方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五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惡寒止停後服。

【蔚按】傷寒論。大汗以得陽脈作。上節言汗之遂漏。虛其亡陽。此節下後言脈促胸滿。亦恐亡陽。蓋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於胸膈。今因下後而傷胸膈之陽。斯下焦濁陰之氣。僭居陽位。而爲滿。脈亦數中一止。而爲促。治宜急散陰霾。於桂枝湯去芍藥者。恐其留戀陰邪也。若見惡寒。爲陽虛已極。徑用

其陰熱甚。必加熱藥以壯其陽。方能有濟。險哉言。程扶生之解俱謬

太陽(頭痛項強發熱惡寒之證)病得之八日(已過至)九日。(正當少陽主氣之期。藉其氣以爲樞轉。故)如瘧狀。(亦見寒熱往來。究竟)發熱惡寒(現出太陽本證。與真瘧不同。所幸者寒熱並見之中。)熱(較)多而寒(卻)少。(太陽以陽爲主。熱多是主勝客負。露出吉兆。)其人不嘔(邪不轉屬少陽。)圊便欲自可。(邪不轉屬陽明。其寒熱)一日二三度發。(不如瘧之有定候。太陽得少陽之樞轉。邪氣有不能自容之象。)脈微(者。爲邪衰。)緩者(爲正復。)爲欲愈(之脈)也。(設)脈(但見其)微(而不見其緩。是邪衰而正亦衰也。不見其發熱。)而(但見其)惡寒者。(是客勝主負也。蓋太陽之底面即是少陰。今脈微。即露少陰脈沉細之機。惡寒即伏少陰厥逆及背惡寒之兆。)此(不獨太陽虛。而少)陰(與太)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雖然證狀如此。宜面色無熱色矣。而其)面色反有熱色者(以諸陽之會在於面。猶幸陽氣未敗。尚能鼓鬱熱之氣而見於面。稍根陽已虛。氣)未(能遂其所)欲(自作小汗而)解也。(茲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辨其面色有熱色。而知其鬱熱之氣欲達於肌表。又察其肌表之氣未和。而知其周)身必癢。(邪欲出而不能出。)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以助之)

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值少陽主氣之期而藉其樞轉也

【正　曰】此一節當分作三段解第一段言得少陽之氣化而脈緩病衰熱多寒少者爲欲愈也第二段反接言脈若不緩而見微熱若不多而但惡寒者此非少陽欲愈之證乃少陰太陽俱虛不可更汗下吐也第三段又繳轉第二段之意承言但惡寒者固是虛寒若但惡寒而面色反有熱色者又不得作虛寒論乃是太陽外寒固閉鬱熱壅遏身癢無汗以不得外解而然又宜桂麻各半以發其汗幸勿作虛寒例也如此分作三段則尺幅之中一波三折其辨證也眞如剝蕉抽繭層層透脫淺註牽連一片故不了當

##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　芍藥　生薑（切）　甘草（炙）

麻黃（各一兩去節）　大棗（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個湯浸去皮尖及雙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煑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煑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治太陽病。得之八九日。（過經）如瘧狀。（異往來寒熱不同故曰如）發熱惡寒。（現出太陽經具面目）熱多寒少。（太陽以陽爲主。熱多是主勝客負。爲將解之兆）其人不嘔。（邪不傳屬少陰）圊便自可。（邪不傳屬陽明）一日二三度發。（瘧之寒熱有定候。此則或二或三。無定候也。太陽之陽氣。有權。則邪氣有不能自容之象）脈微緩者。（微則邪衰。緩則正復）爲欲愈也。（自起句至此爲一節。言邪輕欲自解。不藥可愈也）脈微。（上節以微與緩對舉。此節但云微。而不云緩者。以邪衰而正亦衰也）而惡寒者。（上節以發熱惡寒對舉。此節但云惡寒。不云發熱。便是大眼目處。且熱多寒少。爲主勝客負之

兆。言寒多熱少。即爲客勝主負之兆。况但寒無熱之證乎。此陰陽俱虛。陰陽誤作氣血。則誤甚。要知太陽以陽爲主。今脈微。即爲少陰之沉細象。惡寒。即露出少陰之脈冷。及背惡寒象。不獨太陽虛。即少陰亦虛也。陰陽指太少言最切。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自脈微至此句爲一節。提出虛字。何可悟芍藥甘草附子湯之法。又可悟四逆湯及附子湯之法。爰師不出方即引而不發之道。面色反有熱色者。反字是大眼目。言脈微惡寒。面色不宜有熱色。今反見有熱色。以其人陰陽雖曰俱虛。而陽氣尚能鼓鬱熱之氣。而見於面色。未欲解也。欲字可味。太陽以陽爲主。猶幸陽氣未敗。尚能鼓過經之邪。見於面色。獨恨陽氣已虛。不能遂其所欲。令作小汗而解。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癢。申上未欲解意。謂面色之熱。兼徵之周身作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邪欲出而不能自出。故藉此方以助之。自面有熱色至此又是一節。通章以太陽病得之八九日一句。爲主。謂過經之病也。下分三節。節節相承。一尾劍起一

附自有註傷寒論以來。千百餘年。無有一人道及。今特詳註之。

一補　曰　此註。是脩園附入方歌之首者。想以淺註已刻成後自覺原先淺註。有不合宜。故特再註於此以自行補其缺

誤也。今仍採入。以見脩園亦有自知其註未能周到。自己且欲補正之矣。故余此書。非攻脩園。正欲襄其不逮。

〔蔚按〕內臺載此方。即桂枝湯原方分兩加麻黃二兩杏仁七十個白水煮服。取微汗。許宏方議云。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曰解表。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

太陽病。言其為桂枝證。用桂枝湯。照法煮取三升分三服。初服桂枝湯。一升。反煩不解者。緣此方只能治肌腠之病。不能治經脈之病。治其半而遺其半故也。宜先刺風池風府以瀉經中之熱。卻與留而未服之桂枝湯。二升。照法服之。則愈。

此一節。言太陽之病。涉於肌腠。而復干於經脈也。風池二穴在頭上三行。顳顬後髮際陷中。足少陽之經穴。針入三分。留三呼。風府一穴。上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之經穴。針

入四分留三呼。二者皆太陽經所過之處故刺之以瀉太陽之邪。

邪之在表與在肌，其治不可以或混，而病之在表與在肌，其氣未始不相通，如審係太陽肌腠之病。服桂枝湯。取微似有汗者佳，若過取大汗淋漓而出。病反不除，其脈勢必變浮數，而數洪大者審其桂枝證未罷，當仍與桂枝湯如前啜粥令微似汗之法，是法也，可以發汗，汗生於穀也，即可以止汗，精勝而邪卻也，凡係肌腠之病，宜無不愈矣，若猶未能即愈，寒熱往來，其形如瘧，但寒有定時，而此則作止無代，日再發而與瘧分別者。不獨肌病，兼見表病，表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此服桂枝後少加麻黃之一法。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在肌。而復通於表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去皮　芍藥一兩六銖　麻黃十六銖去節　生薑一兩六銖切

杏仁十六個去皮尖　甘草一兩二銖炙　大棗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蔚按〕桂枝湯。宜令微汗。若大汗出。脈洪大。為汗之太過。表解而肌未解者。仍宜與桂枝湯。以啜粥法助之。若形似瘧。日再發者。是肌邪表邪俱未盡。宜桂枝二以解肌邪。麻黃一以解表邪。

太陽之氣。由肌腠而通於陽明。服桂枝湯。當取微似有汗者佳。今逼取太過。則大汗出後。陽明之津液俱亡。胃絡上爍於心。故大煩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故大渴不解。陽氣盛亢。診其脈洪大無倫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由肌腠而通於陽明也。白虎為西方金神。秋金得令。而氣炎自除。加人參者。以大汗之後。以救其液。以滋其燥也。

〔補　曰〕肌肉爲脾所司。胃爲脾之府。故陽明胃。亦主肌肉。由肌肉即通陽明矣若腠理即三焦所司。肌腠二字。不得混稱。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碎綿裹　甘草 二兩炙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蔚　按〕上節言服桂枝大汗出。而邪反不能淨。宜仿服桂枝以法汗之。或桂枝二麻黃一湯。合肌表而並汗。皆所以竭其餘邪也。此節言大汗出。外邪已解。而汗多。亡陽明之津液。胃絡上通於心。故大煩。陽明爲燥土。故大渴。陽明經。故脈洪大。主以石膏之寒以清肺。知母之苦以滋水。甘草粳米之甘。入參之補。取氣寒補水以制火。味甘補土而生金。金者。水之源也。

太陽之氣，外行於湊，內行於裏。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其內行無論矣。而且有陷入於脾，不能外達者，將何以辨之？辨之於證與脈之相反。太陽病，其證皆發熱惡寒。太陽以[illegible]為主者熱多寒少。為主陽客氣，是得陰之吉兆。脈宜緩而不弱。今脈微弱者，脈與證相反。是證為太陽，其氣內陷於至陰之中。全無其太陽真面目，不得不為之區別曰此雖為陽，而脈則無陽也。陽主表，無陽則不可發其表汗。從脈不從證，斷斷然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從至陰中以發越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陷於脾。而脾氣不能外達者。不發其表汗。宜越其脾氣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 去皮　芍藥　甘草 各十八銖　生薑 一兩二銖　大棗 四枚擘

麻黃 十八銖去節　石膏 二十四銖碎綿裹

右七味。㕮咀以五升水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

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爲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爲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按讀方下所註知仲景所用皆古方。眞述而不作之聖也。論中無陽二字言陽氣陷於陰中。既無表陽之證。不可發其表汗故用越婢湯。方中石膏。質重而沉。帶同麻黃之勇。直入於裏陰之中還同桂枝湯。復出於肌表而愈。

〔蔚按〕本方分兩甚輕大抵爲邪氣輕淺者設也。太陽以陽爲主。所云熱多寒少。是陽氣欲勝陰邪之兆。所云脈微弱。是指脈不緊盛所云無陽不可發汗。是指此證此脈無陽邪之太盛不可用麻黃湯發其汗只用此湯。清疎營衛。令得似

汗而解也書中陰陽二字有指氣血而言有指元陰元陽而言有指臟腑而言有指表裏而言有指寒熱而言有指邪正而言非細心如髮者每致誤解即高明如程扶生輩亦以無陽二字認爲陽氣虛少甚矣讀書之難也

服桂枝湯。服後未愈。醫者不審其所以未愈之故。或疑桂枝湯之不當。而又下之仍然表證不解。而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且又兼見表證。而裏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然無汗。則表邪無外出之路。小便不利。則裏邪無下出之路。由邪陷入脾。失其轉輸之用。以致膀胱不得氣化而外出。三焦不行決瀆而下出。內經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言通體之太陽也。此時須知利水法中。大有轉旋之妙用。而發汗亦在其中。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所以去桂者。不犯無汗之禁也。所以加茯苓白朮者。助脾之轉輸。令小便一利。而諸病霍然矣。

此一節言陷脾不轉輸之治法也

「補　曰」此與五苓散互看自明。五苓散是太陽之氣不外達，故用桂枝以宣太陽之氣。氣外達，則水自下行，而小便利矣。此方是太陽之水不下行，故去桂枝，重加苓朮，以行太陽之水。水下行，則氣自外達，而頭痛發熱等症，自然解散。無汗者，必微汗而愈矣。然則五苓散重在桂枝以發汗，發汗即所以利水也。此方重在苓朮以利水，利水即所以發汗也。實知水能化氣，氣能行水之故，所以左宜右有。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　茯苓　白朮各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

〔蔚按〕上節言太陽之氣內陷於脾而不能外達。此節言太陽之氣內陷於脾而不能轉輸也。用桂枝湯發而頭痛項强翕翕發熱無汗之證仍在。其病機在於無汗二字。知桂枝湯之不能絲絲入扣也。或者傳桂枝湯之誤而下之。無如其證悉具。轉因誤下而陷於脾。以致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其病機在於小便不利四字。桂枝之長於解肌。不長於利水。服五苓散多飲煖水以出汗。師有明訓。知桂枝之不可不去也。太陽之氣陷於中土。心下為脾之部位。故滿而微痛。脾不能轉輸其津液。故小便不利。今用桂枝去桂而加白朮茯苓。則轉輸靈而小便自利。小便利而太陽之氣達於內外。而內外之邪俱淨矣。又按經方分兩輕重變化難言。有方中以分量最重為君者。如小柴胡湯柴胡八兩。除藥各三兩之類是也。有方中數味平用者。如桂枝湯芍桂生薑各三兩。而以桂枝為君是也。有一方各味等分者。如豬苓湯各味俱一兩。而以豬苓為君是也。有方中分兩甚少而得力者。如甘草附子湯中為使之桂枝四兩。而所君之甘草只二兩是也。又如炙甘草湯中為使之地黃一斤。而所君之炙甘草只四兩是也。然此雖輕重莫測。而方中有是藥。而後主是名。未有去其藥而乃主其名。主其名即所以主其功。如此證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為太陽桂枝證仍在。因其誤治。遂變其解肌之法而為利水。水利則滿減熱除。而頭項强痛亦

念。主方在無惡之處。而神乎其神矣。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此與桂枝證相似但因攣急不似。考少陰之脈斜走足心上股內後廉。凡辨證當於所同處。得其所獨。今此攣急之一證便知太陽之標熱。合少陰之本熱。爲陰陽熱化之病。熱盛灼筋。故脚攣急。並可悟脈浮自汗。小便數。俱係熱證。即有微惡寒一證。亦可知是表之惡寒兩證。則此之證熱濟無。其與桂枝證貌雖相似。而實懸殊。醫者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病人陽盛於內得此辛熱之藥。陽易亢龍有悔。陰亦外脫而亡便見厥證。水涸而咽中乾。水火離而煩躁水逆而吐逆者。此時救以苦寒之劑不受。惟以乾薑炮黑變辛爲苦。同氣以招之。倍用甘草以緩之。二味合用。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從治之法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益陰以退熱而退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是前此辛熱之毒。留於陽明而不去少與調胃承氣湯。蕩滌其邪熱。取硝黃以對待乎薑桂也。他若太陽之本寒。合少陰之標寒爲病。陰陽俱虛。重發其汗則汗不止而亡陽復加燒針者更逼其汗而亡陽。必矣四逆湯主之均係亡陽。而彼此懸殊。

此一節。言太陽標熱。合少陰本熱之爲病。誤治而變證不一也。

〔正　曰〕此一節。是陽亢而反亡陽。乃亡陽中之變證。與虛寒亡陽者不同。故先辨陽亢亡陽之證。言其初宜從治以招來之。用甘草乾薑湯。繼宜正治以調和之。用芍藥甘草湯。終宜逆治以攻克之。用調胃承氣湯。曲折輕重。愼而又愼。則陽亢亡陽之變證可治愈矣。又恐人誤認此證。以爲虛寒亡陽也。因又借證之曰。若轉發其汗。復加燒鍼。以致四逆者。乃爲虛寒亡陽。宜四逆湯。與上文所論陽亢亡陽之證大不同也。柯韻伯將若字以下裁去。言非此節原文。不知仲景借賓定

主。欲人互勘而明也。故用一若字推開。讀仲景書要在虛字上着眼則文法不差矣

##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炙四兩　乾薑 炮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蔚按〕誤服桂枝湯而厥其爲熱厥無疑何以又用甘草乾薑乎而不知此方以甘草爲主取大甘以化選桂之辛熱乾薑爲佐妙在炮黑變辛爲苦合甘草又能守中以復陽也論中乾薑俱生用而惟此一方用炮須當切記或問亡陽由於辛熱今乾薑雖經炮帶些苦味畢竟熱性尚存其義何居答曰此所謂感以同氣則易入也子能知此大辛回陽主薑附而佐以膽尿之妙便知以大甘復陽主甘草而佐以乾薑之神也推之變證因證而活取之以治中風隨證火蓄大動風火以伏藏之阿水逆膠遂能降火而熄風皆古聖人探造化之微也仲景又以此湯治肺痿更爲耐妙後賢取治吐血蓋學古而有所得也

##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 四兩　甘草 四兩炙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蔚按 芍藥味苦。甘草味甘。甘苦合用。有人參之氣味。所以大補陰血。血得補則筋有所養。而舒。安有拘攣之患哉。時醫不知此理謂為戊己湯以治腹痛。有時生熟並用。且云中和之劑。可治百病。凡病人素溏與中虛者。服之無不增劇。誠可痛恨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去皮清酒浸　甘草 二兩炙　芒硝 半升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蔚按 此治病在太陽而得陽明之陽證也。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火淫於內。治以苦寒。君大黃之苦寒。臣芒硝之鹹寒。而更佐以甘草之甘緩。硝黃留中。以泄熱也。少少溫服。亦取緩調之意。

〔次男元犀按〕調胃承氣湯。可救誤服桂枝湯熱之證。太陽之陽盛證用之。能泄肌熱以作汗。陽明證用之。能調胃氣以解微結。內臺方

自註云。脉浮者三字大有意義。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蔚按〕四逆湯為少陰正藥。此證用之。以招納欲散之陽。太陽用之。以溫經與桂枝湯同用。以救表。太陰用之。以治寒濕。少陰用之。以救元陽。厥陰用之以回薄厥

〔次男元犀按〕生附子乾薑。徹上徹下。開闢群陰。迎陽歸舍。交接十二經。為斬旗奪關之具。將而以甘草主之者。從容籌畫。自有將將之能也。

「正　曰」陳氏知四逆是少陰亡陽之正藥而云此證所用之以招納欲散之陽不知四逆方是借賓定主之文仲景意謂亡陽譫語者斷不可用四逆湯也。故原文特加一若字以別於上文言上文所謂亡陽譫語是陽亢而亡陽當用以上三方。不當用四逆湯若少陰之虛寒亡陽者乃可用四逆湯也註家不可牽混又觀下節原文是申明此節之意而下節不申言四逆湯者以四逆是借賓定主之撇筆。故不中言焉。細玩文法自知」

問曰證象陽旦按（桂枝湯加附子增桂名陽旦湯之）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曰字衍文）言夜半（陰陽交接）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

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兩手六部皆名）寸口（非）脈（下指見為）浮（即）而（浮形見陰陽）大。浮則為風（陽為風邪也）。大則為虛。（陰虛於內，不能為陽之守也。）風則（以陽加陽故）生微熱。虛則（陰液不足故）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取桂枝湯原方）加附子（於一）參其間。增桂（枝三兩，名陽旦湯，以與之）令汗出。（以）附子溫經。亡陽故也。（蓋附子為溫經之藥，陰寒用事，得之則溫經以回陽，如桂枝加附子湯之治遂漏是也。若陽熱內盛，得之則溫經以亡陽，如此證之令汗出是也。詳其）厥逆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知其因服溫熱之藥所致。）更（易其治法）飲甘草乾薑湯（引外越之陽以返內）。夜半（天之陽生，而人之）陽氣（亦）還。兩足當溫。（陰陽順接而厥回，但陰津尚未全復，故）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苦甘生其陰液。）爾乃脛伸。（其譫語未止者，因誤服陽旦湯之熱，視桂枝湯為倍烈，以致陽明內結煩亂，是胃中有燥屎，雖用調胃承氣湯少與之，恐不足以濟事，必）以大承氣湯。（令大便）微溏。（燥屎亦下。）則止其譫語。故病可愈。

此一節。設為問答。承上節而明誤藥之變證。更進一層立論。

〔正曰〕此節是申明上節之意設爲問答以明之也問曰上節所謂脈浮自汗小便數惡寒脚攣急之證本象陽旦證也按陽旦法用桂枝加附子治之而反增劇反見厥逆咽乾脛反加拘急而又譫語此何故也師曰此似陽旦證而實非陽旦也誤作陽旦治之則陽反飛越故厥逆陰液受傷故拘急必夜半陽氣回手足當溫陰氣復則兩脚當伸後如師言因再問曰此何以知其似陽旦而非陽旦耶答曰以其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邪大則爲陰虛風邪則生微熱陰虛則血不養筋而脚攣急證雖象桂枝證之發熱惡寒而踡曲然實則非桂枝證也醫者誤以爲象桂枝證中之陽旦證因加

附子増桂令汗出。是誤也。此證象桂枝陽旦。而實則陰虛陽浮之風熱證也。今以附子溫經。桂枝出汗。反逼其陽氣外越則亡陽也。故致厥逆。然此非虛寒亡陽。外則亡陽。而內則陰虛。加以熱甚咽乾譫語煩亂。救陰救陽。極難措手。陰虛本不當用乾薑。然以其亡陽。更要用此。甘草乾薑以從治之。夜半陽回。兩足當溫。厥逆當愈矣。然外陽雖回。而內陰太竭。重與芍藥甘草湯。以正治之。使復其陰。其脚即伸。然後陰陽俱存。可以導治其熱。用調胃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陳註言非調胃承氣。是用大承氣。不知仲景此節。原以申明上節。則是承上文調胃承氣言也。且曰微溏者。蓋以救陽救陰。初回復

時。不可大下。示人鄭重之意。知其不用大承氣也。又曰。故病可愈者。以見此病虛中夾實。變證變法。極其難治。而能曲折進退。如此治者。乃可愈也。此仲景示人兢業之意。讀者當細心體玩。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則肌實則膚表虛而自汗。入於經輸。既有桂枝加葛根湯之法。而膚表實而無汗。入於經輸者。治法何如。前已詳其說矣。其無汗。以相搏於表。表氣實也。其惡風者。現出太陽之本象也。葛根湯主之。

此一節。言邪從膚表。而涉於經輸。與邪在肌腠。而涉於經輸者之不同。另立葛根湯。取微似汗法。

〔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四節。俱論太陽之氣。循經而入。不在肌腠之中也。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切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納諸藥。煎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蔚按】第二方。桂枝加葛根湯。與此湯俱治太陽經輸之病。太陽之經輸在背。經云。邪入於輸。腰脊乃強。師於二方。皆云治項背几几。几几者。小鳥羽短。欲飛不能飛。伸頸之象也。但前方治汗出。是邪從肌腠而入輸。故主桂枝。此方治無汗。是邪從膚表而入輸。故主麻黃。然邪既入輸。肌腠亦病。方中取桂枝湯全方。加葛根麻黃。亦肌表兩解之治。與桂枝二麻黃一湯同意。而用卻不同。微乎微乎。葛根性用。解見第二方。

【張令韶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者。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今太陽合於陽明。不從太陽之開。而從陽明之闔。病闔反闔。故必自下利。下利者。氣下而不上也。葛根之性。延蔓上騰。氣騰於上。利自止矣。

太陽之惡寒發熱頭項強痛等證與陽明之熱渴目疼鼻乾等證同時均發，無有先後，名曰合病。合病者，兩經之熱邪並集。不待內陷，而胃中之津液，爲其所逼，因不守。必自下利，雖然下利，而邪尚在表，未可責之於裏，既非誤下邪陷之裏虛，斷不可以協熱下利之法治之。仍當以兩陽之表爲主證，故以葛根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合於陽明而爲下利證也。

〔正〕曰淺註以爲兩經之邪熱內陷，非也。觀下文葛根黃連黃芩湯證，方是邪熱內陷。玩其文法，下節云桂枝證，而此二節。所謂太陽，即可知其爲麻黃證矣。麻黃證本係傷寒。乃陰邪也。陰邪內合陽明，陷於大腸則自下利。逆於胃中，則但嘔。理中湯之治嘔利，以寒單在裏，故以溫裏爲急。葛根湯之治嘔利，則以寒自外來，故仍以發表爲主，使寒仍從外解也

後註解爲熱邪內陷。與方不合。且下節利不止。並加脈促者三字。以別之。以見熱邪內陷。脈數而欲至與寒邪內陷之脈不同也。即下一節定此二節。而知此二節所言是太陽寒邪內合陽明之證。讀仲景書。正須從文法揣搜討。

太陽與陽明合病。其機關全在乎下利。而登不下利。而但作嘔者。當求其說。蓋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今陽明爲太陽所逼。本闔而反開。開於下則下利。開於上則爲嘔。即以而利遏之也。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蓋以半夏除結氣。以遂其開之之勢。

此一節承上節。而言太陽合於陽明。不下利而但嘔也。二節言太陽與陽明合病。重在太陽之開一邊。與下章合病。用麻黃法不同。小註宜細玩而熟記之。

##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湯原方加半夏半升洗 同法煎服。

「張令韶曰」不下利但嘔者。太陽之氣仍欲上達。而從開也。因其勢而開之。故加半夏以宣逆氣。

太陽病。本桂證宜汗之證也桂枝證。病在肌也醫反下之致太陽之邪由肌而內陷利遂不止。然邪經乍陷而猶仍欲出其脈急數中時見一止而無定也其名曰促。脈促者。表邪未從還出而解也。邪欲出而未能遂出則喘從肺皮毛開發而汗出者。此桂枝證誤治之變既變則宜從變證以救之不可再用桂枝湯而以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證雖邪已陷。亦可以乘機而施升發。使內者外之。

「張令韶云」下後發喘汗出。乃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危證。宜用人參四逆一輩。而醫用此方。專在表未解句。雖然仲師之書。豈可以一字求

之邪。總以見太陽之氣出入於外內。由外而入者。亦可由內而出。此立證立方之意也。

〔補　曰〕此節提出桂枝證。以別於上節麻黃證之太陽病也。上二節。是傷寒。以見此一節是傷風。風在肌肉。陽明所司之界。本能翕翕發熱。若誤下之。則熱邪內陷爲協熱下利。與上節之必自利者。不同。何以知其與上節之寒利不同哉。蓋寒脈不數。今以其脈數而歇至。名之爲促。所以促者因熱內陷而表未解。故邪欲出而不得出。是以促急也。熱氣逆於肺則喘。熱氣蒸於肌腠。則汗出。此太陽陽明協熱下利之證。故用葛根黃連黃芩湯治之。與上二節用葛根湯以治寒者不同。讀者正須互勘。

##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兩炙 黃芩三兩 黃連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蔚按。太陽桂枝證。醫反下之。邪由肌腠。而內陷於中土。故下利不止。脈促與喘汗者。內陷之邪欲從肌腠外出。而不能出。涌於脈道。如欲行而脈促。湧於肺。肺主氣而上喘。肺主皮毛而汗出。方主葛根。從裏以達於表。從下以騰於上。輔以芩連之苦。苦以堅之。堅毛竅而止汗。堅腸胃以止瀉。又輔以甘草之甘。妙得苦甘相合。與人參同味。而同功。所以補中土。而調脈道。眞神方也。

許宏方議云。此方亦能治陽明火熱下利者。又能治嗜酒之人熱喘者。取用不窮也。

蔚按。一僮桂枝之後。患痢身熱如焚。在法不治。余擬其為陰陽表裏。一用人參敗毒散。繼服此方。全愈。信長沙方之取用無不窮也。

上言太陽在肌之病。言之詳矣。茲請專言其在表。太陽病。頭痛發熱。固不待言。而身疼。僅在太陽之經也。繹云。太陽主一身之氣

是經也。腰痛者病在太陽之經也。經云：太陽之脈挾脊抵腰是也。經氣俱病，骨節亦然而疼痛。病從風得，故惡風。衛氣不實而肌表閉，無汗則邪不得汗而出，內壅於肺，而喘者不可用解肌之桂枝湯，必以發表之麻黃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病在膚表之治法也。

【張令韶云】自此以下三節，俱論太陽之氣在表，為麻黃湯證也。

【柯韻伯曰】麻黃八證，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證；無汗身疼，同大青龍證。本證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喘。又曰：本條不冒惡寒，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輩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

【補曰】淺註言宜發膚表之汗，不可用解肌之桂枝湯，而麻黃湯中又用桂枝何也。且骨節痛，是邪已犯骨節，不止在皮毛矣。又喘者，是邪已入肺，上壅喉鼻，亦不止在皮毛矣。何以但發皮毛之汗而各證即愈哉。蓋太陽膀胱中所化之氣

出氣海行氣街，循油膜上胸膈。入於肺，出之於鼻為呼出氣，膀胱所化之氣。又有從內油膜透出肌肉。達於皮毛者，為衛外之氣。今人但知口鼻出氣，而不知周身毛竅亦無不出氣。鼻氣一出則周身毛竅皆張。鼻氣一入，則周身毛竅皆歛。若毛竅之氣。不得外出。則反入於內。壅塞於肺。上出口鼻而為喘。寒傷皮毛。衛氣不外出。是以返於內，而上壅為喘。治法但將皮毛發散，使氣外泄，不壅於內，則喘自止。皮毛內是肌肉。寒傷皮毛，不能禁之使不內犯也。周身疼痛。是邪兼犯肌肉。血脈受傷，故痛。頭項腰痛。又是邪兼犯太陽之經脈至於骨節疼痛。則邪兼入筋。內經云，諸筋皆屬於節。故骨節疼。是邪

犯於筋。蓋人身皮肉爲肥肉名曰肌。肥肉內夾縫中有紋理。名曰腠理又內爲瘦肉瘦肉兩頭即生筋筋與瘦肉爲一體皆附骨之物也。邪犯瘦肉則入筋。而骨節疼瘦肉之膜。即連於肉膜膈而歸屬於肝。今因邪在皮毛而兼犯肌肉兼犯筋節。並內壅而爲喘。故用甘草以助胃氣使外達肌肉用杏仁利肺降氣使不內壅則氣散於外而出皮毛矣用桂枝從肝之血分。外達筋節。宣之使出惟麻黃直走皮毛使各藥內托之性。透毛竅而爲汗。則邪不能留。是但發其表而由內及外。層層清徹矣若徒以發表二字囫圇言之則於方證未能了晰。此說參用西醫而與內經恰合。

#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個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爾按以上俱言作桂枝證至此方乃麻黃證也方下所列各證皆發經氣而言何謂經內經云太陽之脈上連風府上頭項挾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是也何謂氣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又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太陽之氣主周身之表而主外也桂枝證之病在肌腠肌腠實則營表虛故以自汗出爲據此證病在皮表邪在膚表則膚表實故以無汗爲必須無汗則皮毛不通者閉痛而因疼痛之甚也此證與氣並係視桂枝證較重故以痲黃大開皮毛孔竅以杏仁利氣甘草和中桂枝從肌以達表爲輔佐覆取似汗而不啜粥之其過留藏責之作發汗太過也

補曰此解尚妥惟引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爲證。而不

分腠理是三焦之應蓋不知三焦是內膜膈西醫名爲連網縱內膜透出於外在皮肉之夾縫中。有紋理爲腠理卽入皮內之膜也是皮毛主衛氣爲膀胱之應而腠理乃三焦之應也宋元後醫不知三焦。是以陳註混引而不能分晰也。肌肉卽陽明所司太陽之邪在肌肉。卽與陽明合若久不解。則由肌肉而入胃爲胃家實可下之矣若但見胸滿則胃家尙未實也胸前膈膜乃太陽之氣從出之路道。今邪在胸膈而滿太陽之氣不得外出於皮毛而壅於胸膈。求通不得。則迫而爲喘也但當用麻黃湯透達太陽之氣。使之外出則愈斷不可下之恐正氣抑而不出也。蓋胃實是下證。胸滿水不在胃

管中只在膈膜中是小柴胡證本當用柴胡以透其膜而此不用柴胡竟用麻黃者以其見喘證是太陽之氣自欲出而不得責不在膜膈之滯只在太陽氣分也故不用柴胡只用麻黃以達太陽之氣。

太陽病謂傷寒病等證。五日少陰至十日已去以十一日正值少陰主氣之期。其脈浮以太陽細以少陰而嗜臥者太陽少陰之氣兩相和合故知其外已解也設令胸滿脇痛者太陽之氣欲從膈脇而出不得少陰之樞轉出。蓋少陰以陰樞，少陽爲陽樞。宜小柴胡湯促轉其樞益與以小柴胡湯藥證若對，即立效。若脈但浮而不細者是太陽之氣自不能外出，非關樞也。與麻黃湯以達之。

此言太少陰陽之氣表裏相通而太陽又得少陰之樞以爲出入也。

〔張令韶云〕此以上三節，皆用麻黃湯，而所主各有不同也。首節言太陽之氣在表，宜麻黃湯以散在表之邪。次節言太陽之氣，合陽明而在胸，宜麻黃湯以通在胸之氣。此節言太陽之氣，自不能外出，不得少陰之樞，亦宜麻黃湯，從樞之出外也。

〔張隱庵印宗云〕此言陽病遇陰，陰病遇陽，陰陽和而自愈，非表病變陰，陽病而得陰脈之謂。讀論者當知陰陽之道，變通無窮，幸勿膠柱，庶幾得之。

〔正〕曰：言外已解，是陰陽和而自愈，非也。仲景只是言太陽在表之病已解，卻又見出脈細嗜臥，則是病及少陰，元陽不得外出之象。雖浮脈原主表病，然又見細脈與嗜臥之證，雖浮亦非外證，乃外已解也。教人要認是少陰裏證，不得用麻黃湯矣，當用附子細辛湯治之，始與浮細嗜臥陽不得出之治法相合。仲景於此未言其方，亦以見少陰篇中，此處不

煩事出。但用外已解也四字喚醒醫人。教其治少陰。不得仍用太陽之麻黃湯矣。其下又插一筆曰。設脈細嗜臥而又兼見胸脇滿痛者。則又是三焦膜膈之過耳。腎陽化氣從氣海循膜膈而上出於外。今見胸脇膜膈痛滿則知腎氣所以不得出因三焦之膜膈不暢也。故與小柴胡湯疏達膜膈則腎陽得出而嗜臥與脈細皆治矣。此下又繳轉曰。若但脈浮而不細則雖見嗜臥而却非少陰症。雖見胸脇滿而却不用柴胡湯。蓋脈必兼細。乃爲外已解。故爲少陰證。借用少陰方。皆所以治其裏也。今脈不細而但浮者。仍是太陽之表。外未解也不得治裏。仍用麻黃湯以解其表。表解而少陽之樞自達

少陰之氣自出矣。仲景文法剝換。讀者當細玩

麻黃證桂枝證外。又有大小青龍之證。不可不知。請先言大青龍之證。之**太陽中風脈浮**浮為邪在肌表而虛。表虛才有欲汗之勢。此則浮中**緊**緊為邪在於表而表實。表實而仍不得汗。是肌與表兼病也。**發熱**為太陽標病。**惡寒**為太陽本病。是標與本俱病。則太陽之氣。主周身之毛。太陽之經。連風府。上頭項。挾脊抵腰至足。今一**身**皆**疼痛**是經氣病也。而且並**不**得**汗出**則邪熱無從外出。**而**內擾不安為**煩躁者**是煩亦由不汗出所致。與少陰煩躁不同。以**大青龍湯**發表清裏**主之。若脈微弱**微水氣微而發熱。病在坎中之陽。少陰證也。少陰證脈但脈無汗。今**汗出**而**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煩熱內擾者。此斷斷其**不可服**若誤**服之則**陽亡於外而**厥逆**陽亡於內而**筋惕肉瞤此為逆也**按此句下。以真武湯救之。方喻各本皆為。恐者仲師當日不能必用此法者。如此誤故。更立真武一湯救之。特為大青龍立法。見一則救不汗出之煩躁。真武為發汗亡陽亢者設。一則救汗不收之煩躁。煩土制水。鎮陰邪者設。煩躁一證。陰陽互關。不可不詳及毫釐。

此一節言大青龍湯為中風不汗出而煩躁者之主方也。

〔張令韶云〕合下四條。論大小青龍功用之不同。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五十個去皮尖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蔚按〕太陽底面。便是少陰。少陰證本無汗。而煩躁證少陰與太陽俱有之。若太陽中風。脈浮。爲肌腠有欲汗之勢。然以表實仍不得在汗。是風寒皮毛病。此發熱爲太陽之經病。惡寒爲太陽之本病。是經與本俱病也。太陽之氣主周身之皮毛。太陽之表抗拒。抵畢身疼病。是在與氣並病。即風以陽邪病若汗而不出。陽邪內擾。不可認爲少陰之煩躁。以致誤認有四逆湯證。塞有黃連阿膠湯之誤。少用麻黃湯以發表。桂枝湯以解肌。而標本經氣之治法俱

在其中。去芍藥者。恐其苦降。恐引邪入陷少陰也。加石膏者。取其質重性寒救理倒肌。辛甘發散。能使汗從熱陽之證。迭而解。如石膏能行要而教兩也。於在佐用麻黃熱石膏之寒。熱行於外。而發汗不留於內。而寒中方之所以入神也。下節言脈不緊而緩。身即不疼而但重。且有輕時。是不若上節之甚。而無汗與煩躁。皆非少陰證。亦可以此湯發之。論云無少陰證者。此者字。承上節不汗出而煩躁言也。

大青龍湯爲少陰之大禁。苟無少陰證者。不稍中風之正者用之。即傷寒之輕者亦可用。傷寒。脈不浮緊而浮緩。身不覺其疼而但覺其重。而且重常重亦不乍有輕之時。但可以無用大青龍之大劑。然不汗出而煩躁證。大青龍之的證。苟非大發其汗。則內熱無可宣洩。其煩躁亦何自而安乎。醫者必審其不汗出。非少陰之但煩躁無汗外達。非少陰水火之氣相離。審證既確。亦可以自信而直斷之曰。此無少陰證者。以大青龍湯發之。

此一節言傷寒之輕證。亦有用大青龍法。點出無少陰證者五字。以補出上節之大主腦也。者字承上節不汗出而煩躁言上節云主之。以內外之熱交盛。此方主其中而分解之。此

節云發之者。外邪雖閉而內之煩躁未甚但發其外而內自解也。

〔柯韻伯云〕中風輕者微煩重者煩躁傷寒輕者煩躁重者必嘔逆矣又曰脈浮緊者身必疼浮緩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可謂之定脈定證矣

又有傷寒。表之寒邪不解。而動裏之水氣逆發心下有水氣。太陽主寒水之氣運行於皮膚出入於心胸今不能運行出入以致寒水之氣泛溢而熱而嘔且水停於胃則乾嘔水氣與寒邪留戀而不解故發熱。太陽主皮毛水氣合之則發為而欬然而喉燥心下有水氣之發浮然水注之變咽不居不得不於未然之時先作或然之想或水畜而正津不行則為渴或水漬入腸間則為、利或逆之於上則為噎。或留而下行則為小便不利少腹滿或迴薄於之肺出水氣之喘者。以上諸證不必悉具但見一二證即是也以小青龍湯主之。

此節言寒傷太陽之表而動其裏之水氣也。本方散心下之

水氣。藉麻黃之大力領諸藥之氣。布於上。運於下。達於四旁。內行於州都。外行於元府。誠有左宜右有之妙。

##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薑三兩 甘草三兩炙

細辛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一蔚按 此寒傷太陽之表而不解。動其裏水也。麻桂從太陽以祛表邪。細辛入少陰而行裏水。乾薑散胸前之飲。半夏降上逆之氣。合五味之酸。芍藥之苦。取酸苦湧泄而下行。既欲下行。而仍用甘草以緩之者。令藥性不暴。則藥力周到。能入邪氣水飲互結之處。而攻之。凡無形之邪氣。從肌表出。有形之水飲。從水道出。而邪氣水飲一並廓清矣。喻嘉言云。方名小青龍者。取其翻波逐浪以歸江海。不欲其興雲升天而為淫雨之意。若泥麻黃過散。減去不用。

則不成其爲龍。將何恃以翻波逐浪乎。

且夫寒水之氣。太陽所專司。運行於膚表而入於胸膈。本氣而無形者。人傷於寒。則下逆運行由入內於心下。則氣形之寒水化而爲有形之水氣。水寒傷肺而氣上逆則欬。欬而微喘。喘在太陽之表。肺氣逆出胸膈。發熱。熱水寒已去陽下為水之餘邪熱而仍不渴。寒邪既去而以小青龍湯與服。服湯已。而渴者。此寒去欲解。而水未消也。仍以小青龍湯主之。再散其水氣而愈。

此一節承上節。以重申水氣之義。

〔補〕曰。小青龍。是寒動其水之證。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寒水爲太陽之本氣。故表寒不解。則內動水氣。遂爲停飲作欬。小青龍所以用薑辛以驅寒也。大青龍只兼寒閉其熱。太陽膀胱水中化氣。上行外達。爲衞外之陽。故稱太陽。是其本寒。

而其標熱也。內經謂太陽少陰從本從標。謂其標陽亦能主事。故陽不外達。鬱於內爲熱。則發煩躁。大青龍所以用石膏以清熱也。熱與火不同。吾於總論已詳之。大青龍證所以煩躁。是太陽標熱內遏之所致。與少陰心原不相涉。然膀胱水中之陽化氣上行。實借腎命門之陽氣化之。上合於心。如天之有日。故少陰之本氣爲熱。內經所謂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也。今太陽之標陽內鬱。則同氣相求。合於心而爲煩躁。以熱就熱也。石膏秉水陰之氣。故能清熱。知太陽傷寒。能動水。能遏熱。則以下變證。皆從此兩途而生。其理皆可推求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上終